

蓝花草

杨平

长江文艺出版社

蓝花草

杨平



长江文艺出版社

蓝 花 草

杨 平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天门县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2插图 132,000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0107·424 定价：1.45元

目 录

序言.....	I
阎老师.....	4
年轻时的战斗.....	14
指挥长.....	19
三峡的诗情画意.....	29
水赋.....	40
红云树.....	45
“钧瓷”的命运.....	53
芭蕉小议.....	58
春天颂.....	61
我的朋友老太行.....	67
把鲜花献给埃德加·斯诺.....	82
献给史沫特莱.....	86
红烛照亮了死水.....	94
呵！一只鹰.....	105
吟字开篇第一声.....	110

祝福您！中华鲟鱼.....	115
溪上半日峡谷行.....	120
匡庐消夏录.....	127
阳朔山水情.....	138
楼如船.....	144
黄河妈妈.....	147
海颂.....	153
乡俗曲（之一）.....	164
乡俗曲（之二）.....	177
买画眉鸟儿.....	196
远方在呼唤.....	201
淮北纪行.....	207
书话.....	224
迎着朝阳走去.....	245
跋.....	250

序 言

近年来，人们喜欢在庭前养些花草。那些花草，万紫千红，悦目移神，可是我仍然不能忘怀于江汉平原上那些满田满畈的越冬的蓝花草。它过冬时长的葳葳蕤蕤，一片生机；春天来了开蓝花，谷雨节前被窝到泥巴里当肥料；这样，后来人间才有稻米香。出于这个意思，所以我用它作为我这本散文集的名字——《蓝花草》。

在这本集子里，收录了我发表在各地报刊上的二十多篇散文（其中有几篇是第一次发表），根据写作时间的顺序和内容的区分，我把它分为三辑。

从六十年代起，我开始写散文，这跟我一向喜欢散文分不开。我爱读散文，并学着写散文。写散文可以不拘一式，言短意长；写好了，能抓住人，能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意识上的奋发，在美感方面起些移情默化的作用，使人看一眼，就能记住她，久久思念她，或是感谢她在生活、认识上对自己的启迪。散文似乎不入宏论，有些纤细。就单独一篇而论，可自成一体；集结起来，出一本集子，常被

讥为“太杂”，作者也往往以此自谦。其实散文不散，博而不杂，散文有她自己的风格。不必以长篇或自传体要求她，只要翻阅一下中外古今那些有见解的散文论以及散文中那些被人传颂的精心之作，一切就都明白了。

我主张写散文要写精些，该长则长，该短则短，一般说来要写短些，要写的有点劲，有点味，有点美，有点火花与情思，有点生活哲理，有点诗与画的意境。应该在笔下多下点功夫，一时办不到，就不懈地去争取。

在生活的征途中，有些乡邻、朋友、同志的面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怕忘了他（她）们，就在工作之余，挤点时间，匆匆地为他（她）们留下几笔白描。他（她）们中有的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有的活过来，战斗在和平建设的岗位上。

我对我游历过的祖国的名山胜水，都愿为她写几笔，让她留在书页上。一方面是为了留念，同时也有让读者从字里行间与我共同瞻仰一下祖国的壮丽河山的意思，或有助于陶冶爱我中华的情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每个人都忘不了自己的童年。这人生的最早的感知，往往是难忘的。我也写了我对故乡人物、乡俗的回忆。从这一鳞半爪中，可以看到已逝的生活的痕迹，从中会联想起一些什么吧！

当我们从一场浩劫中醒来时；当我们重新认识那一段生活历史、认识自己时，我们怎能不着力唤起那久已沉沦的美感！我们怎能不郑重地认识昨天，热情地向往明天，同时准确地重新估量人生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参加一些学术研究会议，我往往从美学的角度，去思索那些享有盛誉的古今诗人、学者、作家、记者等人的崇高的、优美的、悲壮的爱国气质和审美理想，并随手将它写出来。这些文章，有的在会议上宣读过，有的是第一次在这里发表。

我将要得到一笔宝贵的财富——时间。我愿充分利用这笔时间财富，去读书、去生活、去写作，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写散文。

这本散文集，只能算作我在写作道路上留下的最初的足迹。我愿将之献于读者，以便听听大家的意见，接受大家的鞭策。

作者

阎老师

我家在村东头住，学校设在南庙里。

我们这些孩子习惯的把它叫作庙，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一、听老人讲，以前这块地方有过一个佛寺，寺里早上要打钟，晚上要敲鼓，大师长还敲木鱼，一天三遍念“南无阿弥陀佛”。老人们说，一听到寺里的钟声、鼓声，就起来喂牛、下地，包误不了庄稼活儿。第二、现在虽然看不到什么佛寺了，可是学校里的两座大教室，分明是原来的两座神殿。你看那屋顶上是一色绿琉璃瓦，四个飞檐恨不得翘上天，飞檐下，吊着铁铃，一起风，它就丁东、丁东地响起来。屋脊上还有不知哪儿的巧铁匠装上的铁寿星、铁万字、铁打的十二宿象。

我在这空荡荡的大庙里读了五年书。前四年在前面的教室里，后一年，升高小，在后面的教室里。正殿两列的厢房，是初级班的孩子，我很少到那儿去。

重要的不是教室，重要的是我在后面教室里读书时，认识了级任老师阎乃钊，他虽然不过二十二、

三岁，但他是个很好的老师。

以前我只贪心去茅檐下掏小雀儿，下河捉小蟹，或是爬到树上，用一个木杈杈，钩下枯枝，带回家里当柴烧。可是自从我升到高小，坐在后面教室靠窗子的一个座位上以后，我精神上起了个大变化。

首先使我感到惊奇而敬仰的，是阎老师在课堂上唱抗日歌曲，什么“向前走，别退后……”啦，什么“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啦，什么“我们在太行山上……”啦。他对着我们二十几个孩子，昂着头，慷慨激昂地唱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二十几个爱吵爱闹的野孩子，这时都安安静静的挺着胸膛坐着，目光炯炯地望着阎老师，我们似乎听到阎老师的歌声，震得房瓦格格地响，我们的心，象扎了翅膀，跟着阎老师的歌声，一时飞到马嘶人喊、战鼓咚咚的抗日战场；一时飞到千山万壑、旌旗招展的太行山上。我们的阎老师，唱得满脸通红，脖子上的筋涨多高。有一次，他唱着唱着流下一脸泪花，他又不肯用手抹掉它，这更增加了我们教室里的悲壮气氛。

那年夏天日本鬼子占领了县城，敌机开始在我们那一带的大集镇上丢炸弹。我们白杨村座落在山半腰里，给绿苍苍的树掩遮住了，所以敌机始终没有在我们村丢炸弹。不过，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改在山上松林下上课了。太阳一出土，同学们就背

着书包，带着中午的干粮上山了。家长们很信任阎老师，因为阎老师最关心同学。同学们吃了干粮，没水喝，他就提着随身带上山的瓦罐，到山涧下给同学们舀水喝。敌机来时，他把年小体弱的同学，背到安全地方隐蔽。家长们都说：“跟着阎老师，比在家里还安全。”

山上有淙淙的飞泉声，有婉转嘹亮的画眉声，有终日响在耳边的松涛声。那沉郁的松涛声，象无边的海浪，在我们身边汹涌澎湃。阎老师喜欢听那沉郁的松涛声，阎老师望着树上的巧嘴画眉，只是苦笑。阎老师也跑到飞瀑前停留一会儿，那多半是在太阳一出土，同学们还没有到齐，一抹朝霞把飞瀑变成五色彩练的时候。

有一次，敌机在离我们约莫四、五里远的丁堡镇上丢炸弹。丁堡镇呀，刹时变成了一片火海，黑色的烟柱滚滚的冲上半天云里。炸弹从高空下坠时，发出滋滋的啸声，一时，整个山峪都在颤慄，虽然正是中午时分，阳光明亮亮的，凉爽的山风吹个不停，可是阎老师和我们二十几个孩子的心，被这眼前的灾难，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了。

不知为什么，当班上的几位大同学，从隐蔽地跑到山坡前和阎老师站在一块儿，眺望被炸的丁堡镇时，阎老师竟没有劝阻他们回到隐蔽地，他反而用手抚摸着大同学的头，把他们拉到自己的身边。

我们大家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那些大同学——他们多勇敢呀！后来大家三三俩俩地都离开隐蔽地走到山坡前，站在阎老师站立的地方了。阎老师以十分满意的眼光，望着我们走到他的身边，好似说：“从隐蔽地走出来吧！看看这残酷的现实吧！准备投入战斗吧！虽然你们还离不开师长和父兄的保护。”

敌机走后，阎老师领着我们回到松林下朗诵诗歌。这次阎老师朗诵了好几首我们从没有听到过的新诗歌。那大概是他自己写的吧！他在诗歌里，表达了白杨村的孩子们的心愿和理想。阎老师使我们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诗。

从这以后，阎老师在山上给我们上课，不再用书本上的课文，他有时从报纸杂志上选些文章，更多的是靠他自己讲。他不让我们作笔记，也不让我们背书，但是，阎老师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理想的圣地。他说，有一个地方，那儿的土地归种田的庄稼人所有；孩子们免费进学堂；老人们受到尊重；青年人的婚事，象花朵一样芬芳；抗日的旗帜到处飘扬；救亡的歌声响彻四方；人们的心呀，象流水一样欢畅。那里有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英雄，那里有人民的救星中国共产党。

我们二十几个孩子，听着听着都笑起来了，阎老师准是喜欢那个地方，要不，为啥一提到那个地方，阎老师的话，就变得象诗一样，象歌一样呢？

过了不久，敌机是不来轰炸了，可是地方上的坏蛋们活跃起来了。他们通知家家要制一面膏药旗，说是万一日本鬼子来了，挂在门口，免使地面上受害。又说，要提防新四军，他们离这里不远，他们就是以前的江西红军。这些象满天乌云压在我们头上。这时，阎老师领着我们到街上作抗日宣传，贴标语呀！演说呀！虽然有人听了不高兴，但还没人敢站出来说不准宣传抗日。有的同学还跑去质问那些正在制膏药旗的人，是不是准备当汉奸？！

阎老师在我们的心田上，种下了一粒金色的种籽，这金色的种籽，要开出金色的花，结出金色的果。

阎老师要离开我们了，我们依依不舍的送别阎老师。

豫西的六月的夜空，凉湛湛的，露水把路边的草叶、灌木丛，弄得湿漉漉的。满天星斗，闪闪烁烁，使人感到格外清爽。白天看惯了的连绵的群山，都变成了墨色的起伏的暗影。我们一群孩子正伴随着阎老师走在山路上。

以前的许多事情，在我的脑子里翻腾了起来。为什么阎老师和附近村庄里的几个老佃户和贫苦教师，老缠在一起，你找我，我找你，说他们没啥正经事吧，又一天扯不断的线，说他们商量什么要紧事吧，又从没有听他们公开说过些什么。为什么在

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别的老师都回家去了，独有他领着我们到山上躲飞机，上课？为什么他不照课本上写的给我们讲，却从自己肚子里往外编文章？他自个编的文章，又那样有趣、动人！还有，阎老师从哪里打听到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抗日根据地呢？阎老师真特别，我们做错了功课，从不打我们，我们做对了，就笑嘻嘻地说：“很好，你答的很好！”或是说：“你写的不错！”阎老师呀！一半象老师，一半象父兄。

我做过一个梦。

我正在宽敞的路上，甩着大步走，路边的花儿、草儿、五彩石子，都向我点头微笑，远处是翠峰、白云、苍松。我沿着大路走去，最后要爬上那秀丽的山峰，从山顶去远眺抗日根据地。可是忽然这大路被截断了，我惶惑不安的从梦里惊醒。是的，我眼下遇到的正是这样，宽敞的大路被截断了，我爬不上高山，望不到抗日根据地了。

我多想听阎老师给我们谈谈正经事呀！比如他是回家，还是找朋友，下一学期他还回白杨村教我们读书么？他常给我们说：“一个人的幸福，就是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广大劳苦群众的解放事业。”那么他现在不声不响的，跟别的老师一样，悄悄地离开了学校，又怎么说呢？我们的阎老师不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他倒十分有兴致的要我们背诵他平日教我们

的革命诗文；问我们敢不敢打日本鬼子，想不想抗日根据地；要我们想想地主用哪些办法剥削农民？还问我们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冻死在街头的小女孩的不幸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阎老师是个好激动的人，为什么他今晚一点不动感情，只是绕着道儿跟我们说话呢？

黎明前的一阵昏暗过去了，雄鸡在树巅上高唱起来，阎老师在岔路口跟我们每个同学握了手，他哈哈大笑的一个人背着行李走了。他没有留给我们通讯地址。

这一年的八月末稍，我们三个穷同学正挤在我家的茅棚里温习功课，我们一面复习书上的生字，一面谈论着阎老师还会不会回来给我们上课。不知道哪位邻居，若无其事的在我们院子里冒了一句：

“丁堡镇民团局石司令今个处决共产党哩！听说就是那个阎老师。”对于我们三个孩子来说，这消息是一声霹雳，这霹雳声，几乎把我们的耳朵给震聋了，我记不得当时怎样摆脱了爹妈的阻拦，反正我们三个孩子象一支箭一样，丢下书包，就朝丁堡镇跑去了。

整个丁堡镇都给这消息弄得不安起来。街上的人，东一堆，西一堆的聚集在一块，小声的议论着，有几个在街上摆小摊子的穷街坊，愤愤的私下议论着，有的说：“这个世界真不公道，好人都该杀头，坏人

作孽。”有的人用手比划着说：“姓石的一手能遮天哪！”听了这些话，我们更加相信：“我们的阎老师是无罪的”，“共产党是好人。”

我们三个十四、五岁的穷孩子，从丁堡镇街上走过时，人们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们。

“这三个穿着草鞋，卷着裤管的小家伙，兴冲冲的要干什么？”

“那又宽又厚的小肩膀，是给松柴压出来的吧？”

“你们看，这不是阎老师的学生么？”

不知怎的，我们听了“阎老师的学生”这句话，竟不感到有什么危险，我们倒觉着很光荣，很英武，我们敞开胸怀，向人声沸腾，号声齐鸣的大东街奔去。

我第一次上丁堡镇，那是七八岁时，随父亲来看花灯。那天晚上，父亲在回家的路上对我说：“这是有钱的孙子们出钱玩花灯，没钱的穷爷们观花灯，花灯可不能锁在柜子里头玩！”现在我是第二次到这条大东街上来。

大东街现在变的多么不同呀！人们黑压压的象两堵墙，直楞楞地立在街两旁。

民团局的那些龟孙们，真会摆样子吓唬人，有两个号兵，昂着小脑袋，吹着铜号走过来了，那号声活象戏台上跳加官时吹的那种调子，使人听起来

感到滑稽。跟着走过来的是平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的执刑队。这些“烟鬼子”兵们，一个个瘦的象干柴棍，惯于塌蒙着眼皮打瞌睡的贼眼，忽然怯生生地滴溜溜地转动起来了。再后边呢？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那分明是我们的阎老师。他还是穿着那件深蓝色的粗布长衫，不过，这件长衫，已被揉褶成一绺绺的，上半身全是血污、泥土、汗渍和被鞭子抽打的破洞。他那双抚摸过我的头的手，现在被反捆着。

他从容地抬起高贵的头，他面颊上的一双高傲的颧骨，他那蓬乱挺直的头发，使我想起了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过的许多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那些革命英雄，我一个也没有见过，可是现在他们都和阎老师合在一起，出现在我的眼前了。我的眼泪扑嗒扑嗒的直往下落，我眼前的一切，更模糊了。阎老师忽然用他那安祥而深邃的目光，向我们这边扫视了一下，他大声喊道：“共产党抗日是无罪的！打倒投敌卖国的大汉奸石育民……”天上的行云，留住了脚步，树上的鸟儿停止了歌唱，一街两厢的人，有的无声的怒锁着双眉，有的噙着眼泪，低下了头。

我们的阎老师也许在被绑赴刑场的时候，看到我们三个小同学了，不然，他为什么对着我们微微一笑呢！？

执刑队过去了，我们三个孩子还呆呆地站在那